

假面淑女——茶裡有毒〔目錄〕

出版緣起

導讀與賞析 偵探社案件紀錄本裡沒寫下來的筆記……

弗林福德莊園平面圖…… 12

弗林福德人物介紹…… 14

第一章 柯提斯先生抵達…… 17

第二章 案件調查與生日茶會…… 46

第三章 真正的砒霜…… 78

第四章 情況開始不樂觀…… 104

第五章 那麼，還剩下誰？…… 159

第六章 偵探社破案了…… 195

黛西的弗林福德用語指南…… 326

謝詞…… 331

柯提斯先生謀殺案
調查者：威王偵探社

記錄者：王榛
(偵探社副社長兼秘書，13 歲)

自 1935 年 4 月 13 日星期六開始記錄

弗林福德

威爾斯一家人

* 喬治·威爾斯 哈斯汀伯爵

* 瑪格麗特·威爾斯（婚前姓氏：蒙費契特） 哈斯汀伯爵夫人

* 莎斯奇雅·威爾斯 哈斯汀伯爵的姑媽

* 菲利斯·蒙費契特 哈斯汀伯爵夫人的哥哥

* 柏迪（亞伯特）·威爾斯 哈斯汀伯爵夫婦的兒子

* 黛西·威爾斯 哈斯汀伯爵夫婦的女兒，也是威王偵探社的社長

賓客

* 王榛 威王偵探社的副社長兼秘書

* 凱蒂·芙里柏蒂

* 比妮·瑪提諾

* 丹尼斯·柯提斯 哈斯汀伯爵夫人的朋友

* 露西·艾絲頓小姐 黛西的女家庭教師

* 史帝芬·班普頓 柏迪的同學

僕人

* 查普曼 威爾斯家的總管

* 杜爾蒂太太 威爾斯家的廚師兼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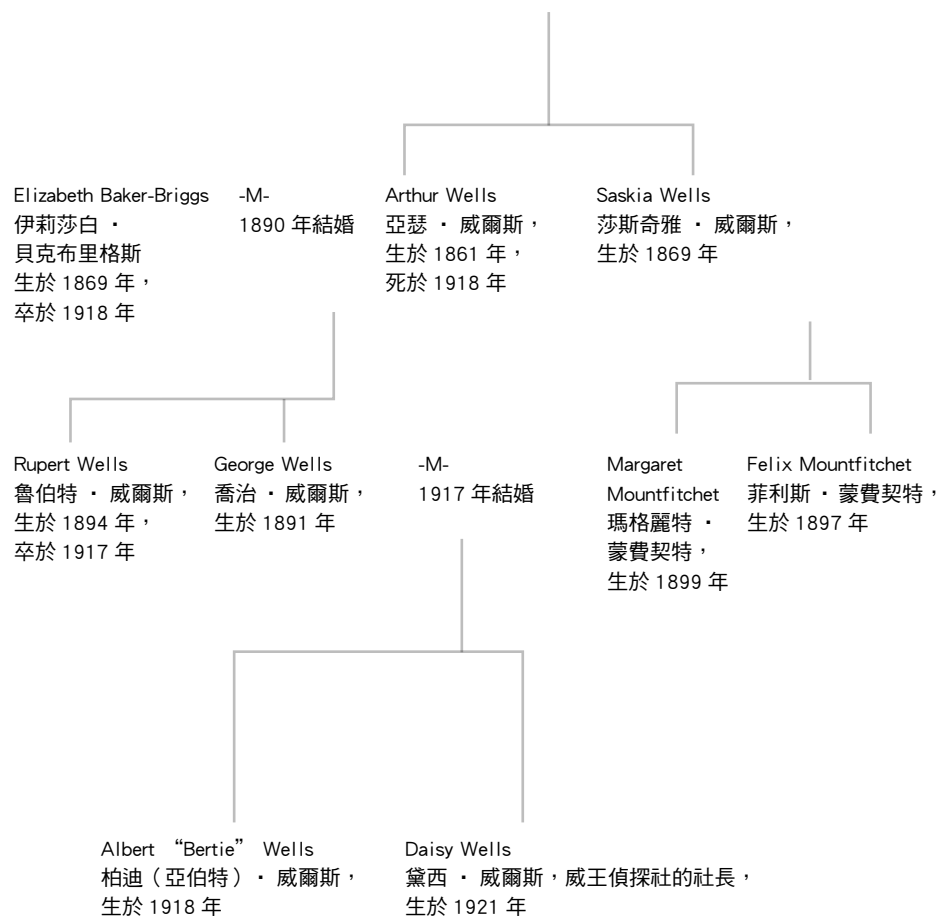
* 海蒂 威爾斯家的女僕

狗

* 吐司狗

* 米莉

威爾斯家譜



第 1 章 柯提斯先生抵達

※ 1

柯提斯先生發生了可怕的事。

我發現自己竟然會在乎這件事，真令我意外，如果今天早上你問我對這個人的看法，我應該會說柯提斯先生根本不是個好人。不過，就算他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人，也不該有這種遭遇。

當然，黛西的看法不同，對她而言，犯罪案件不需要煩惱，她唯一感興趣的只有已發生的事實，她只想知道那事實代表什麼意義。我當然也對事實感興趣，



不然我就不配成為偵探社的忠實社員，但無論我多麼努力嘗試，我就是無法只像偵探那樣思考。

事實上，我和黛西又得像偵探一樣思考了。事情是這樣的，剛剛我們才偷聽到一件非常糟糕的事，這件事可以證明柯提斯先生的事並不是單純的意外，也不是突來的疾病，而是有人加害於他。這只意味著一件事：偵探社有全新的案件要調查了。

黛西命令我把目前發現的線索寫進偵探社的檔案簿，她總是強調記錄的重要性，而且她也很確定寫的人不會是她，而是我，因為我是偵探社的祕書兼副社長，黛西則是社長。儘管我當偵探的本事跟她一樣強，我們調查的第一個案件（貝兒老師謀殺案）就已經證明了這點，但我和黛西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我喜歡先思考再行動，黛西卻總是像獵犬追野兔似的，一股腦兒往前衝，根本沒有時間記錄什麼。我們的外型也大相逕庭：我是黑髮，個子矮小，身材圓滾滾的，黛西則是又高又瘦，一頭金髮閃亮動人。儘管如此，我們卻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偵查犯罪案件的最佳拍檔。

我想我最好加快進度，趕緊解釋發生了什麼事，並說明柯提斯先生的身分。

我猜一切應該從我來到弗林福德那天開始，我到黛西家與她共度復活節假期，同時慶祝她的生日。

※ 2

我們迪普丁中學這學期相當平安正常，經過了上學期發生的一切（我是指命案），還有後來學校差點要關門的淒慘景況，這倒是頗令人意外。這學期一切平靜，毫無危險或死亡的跡象，我十分開心，最近我們調查過最刺激的案子就是凱蒂床上的青蛙一案。

我原本預期弗林福德也是一樣平靜。因為這是新的檔案簿，所以我得說明一下：弗林福德就是黛西家，是一座英國鄉間莊園大宅的名字。屋子四周有鑲嵌木板的牆面，戶外有綿延不知幾英畝的庭園，還有一個樹叢迷宮，前門進來的車道



半途還有一棵巨大的智利南洋杉，一開始我還以為那是假樹，後來細看才發現是一棵真正的樹。

老實說，弗林福德就像小說裡出現的房子，有自己的森林和湖泊，有四道樓梯（黛西認為一定還有一個祕密通道，只不過她還沒發現），還有一個圍牆內的種植園，簡直就像《祕密花園》故事裡瑪莉的那座花園一樣隱密。從外觀來看，這座大宅方方正正的，由溫暖的黃色岩石圍成，經過幾百年，每個世代不斷修補擴建；屋內像是一個魔術箱，有好多房間、階梯、走廊，全都一覽無遺，彼此相連，隨時都可進入另一個房間。屋裡有許許多多的鳥類標本（最醒目的是二樓走廊的貓頭鷹標本）、一架大鋼琴、好幾個古董箱，甚至大廳還有一整套真正的盃甲。就像在迪普丁中學一樣，這裡的東西都沒有妥善保管，看起來陳舊破爛，我過了好一陣子才知道這些東西其實價值不菲。黛西的母親把珠寶飾品隨意扔在梳妝臺上，兩隻狗兒在泥濘中散步回來，用來擦乾狗狗的毛巾是國王送給黛西祖母的結婚禮物，而黛西也隨意在藏書室裡的初版書籍上摺角作記號。這裡每一樣東

西都比黛西的父親年歲大，相形之下，我在香港那個像結婚蛋糕一般雪白的浮華莊園，彷彿只是虛有其表的假貨。

我們搭黛西家的車抵達，開車的是司機歐布萊恩（他也身兼園丁。黛西家跟我們家不一樣，他們好像僕人不大夠用，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這座莊園過於老舊凋零）。那天是四月六日，是個晴朗的週六早晨。我們從陽光普照的外面，走進寬闊幽暗的前廳（石板地面，昏暗中那套盔甲隱約逼近，讓人神經緊繃），老總管查普曼等著迎接我們。他頭髮全白，腰彎背駝，因為服侍這個家庭太多了，就像老爺爺一樣每下愈沉。兩隻狗也在那裡，小隻的可卡犬叫作米莉，在黛西腳邊蹦蹦跳跳、繞來繞去，大隻的老黃狗是拉布拉多犬，叫作吐司狗，四腳僵直站著，身體前後搖晃，發出好像生病一般的呻吟聲。查普曼彎腰抬起黛西的置物箱，發出一聲呻吟，像吐司狗一樣（他真的很老了，我一直擔心他會做事做到一半卡住，像生鏽的玩具一樣），接著他說：「黛西小姐，歡迎妳回家。」

然後，黛西的父親從藏書室走出來。哈斯汀伯爵（黛西的父親又稱哈斯汀伯



爵，雖然他的姓氏是威爾斯，就跟黛西一樣，但是受封為伯爵的時候會受賜另一個名字，以顯示尊榮地位）有肥嘟嘟的粉紅色臉頰、濃密的白色小鬍子，還有頂著花呢短外套的圓肚子，但是他一笑起來，就跟黛西一模一樣。

「女兒！」他大喊，伸出雙臂。「還有女兒的朋友！我認識妳嗎？」

黛西的父親非常健忘。

「爸比，你當然認識小榛，」黛西嘆口氣說：「她聖誕節來過我們家。」

「小榛！歡迎歡迎，妳好嗎？妳是哪裡人呢？看起來跟黛西的其他朋友不大一樣，妳是英國人嗎？」

「爸比，她是香港人，」黛西說：「她天生就跟我們長得不一樣。」

我的手指緊握著行李箱的把手，努力保持微笑。現在我在迪普丁中學已經很習慣了，同學也都習慣我的存在，有時候我都忘了自己跟別人不一樣。可是我一走出校門，立刻又會想起一切。英國人第一次看到我通常會盯著我瞧，有時候還會低聲說些什麼，但通常都會說出聲來。我知道本來就會這樣，但我希望自己不

是唯一一個與眾不同的人，我也希望他們眼前的這個我，並沒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我是哈斯汀伯爵，不過妳可以叫我黛西爸爸，因為我就是黛西的爸爸。」

他顯然想緩和一下氣氛。

「她知道啦，爸比！」黛西說：「我剛才不是說她以前來過嗎？」

「那好，我很高興妳們剛好都在這裡，」她父親說：「過來，到藏書室去。」

他蹦蹦跳跳、十足雀躍的樣子，雙頰在小鬍子上方擠成一團。

黛西一臉懷疑的看著他。「你該不會耍什麼把戲吧……」她說。

「喔，來吧，疲倦的孩子。」他伸出手臂，黛西微笑著勾住，就像由紳士陪同赴宴的淑女一樣。

哈斯汀伯爵領著她離開大廳走進藏書室，我跟在後面進去，藏書室裡比較溫暖，書架上一排排翻爛了的皮革書本。跟我父親的藏書室比起來真是大不相同，我父親的藏書室一切都有條不紊，僕人每天要擲兩次灰塵。弗林福德真的很凌



亂，就跟黛西腦子裡的想法一樣。

哈斯汀伯爵示意要黛西坐進一張綠色的大沙發，沙發上隨意擺著幾個抱枕。黛西優雅的坐下，結果發出一個響亮且非常不禮貌的聲響。

哈斯汀伯爵爆出大笑，聲如洪鐘。「是不是很棒？」他大聲說：「我在《男孩報》看到廣告就立刻寫信去訂購。」

黛西忍不住抱怨。「爸比，」她說：「你真的很幼稚耶。」

「喔，別這樣嘛，黛西寶貝，這個小玩笑明明很有趣。有時候我都不知道妳到底是不是個小孩子。」

黛西站起身來。「爸比，說真的，」她說：「我不認為這個家需要另一個小孩子。」不過她說完又笑了，哈斯汀伯爵對她俏皮的眨眨眼。

「小榛，來吧，我想我們應該上去房間了。」

然後我們就離開了。

※ 3

哈斯汀伯爵一整個禮拜都在開這種自覺幽默的小玩笑。「爸比，」週二的時候黛西一邊抱怨一邊抹去餐盤上的一滴假墨水。「你讓我很丟臉耶。」她父親用手帕掩住竊笑，但我從她看她父親的眼神，就知道她這句話並不是真心的。儘管小心謹慎、擅長演戲的黛西，在她母親在場時總是舉止合宜，但我發現在哈斯汀伯爵身邊，她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就會顯露出來，鬼靈精怪，對一切都充滿好奇，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黛西只會在她真正喜愛的人面前展現真實的自我，而這樣的人沒有幾個。不過，那天晚餐的時候，伯爵夫人也在場，所以黛西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言行舉止完美合宜。

「說真的，喬治。」伯爵夫人厲聲說，瞪著她的丈夫。

我們全都有點嚇到。這次假期，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間感覺很不對勁，上次聖誕節假期我覺得黛西的母親非常溫柔親切，儘管有點心不在焉，但這次，她卻變了個人似的，對什麼事情都看不順眼而且愛發脾氣。她還是跟上一次一樣，高挑



美麗，金髮閃閃動人，但現在她的美卻像盜花瓶一樣，只可遠觀不可親近。哈斯汀伯爵做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惹她不高興。跟他們共處一室，有點像是身處在一場戰爭當中，兩方軍隊的炮彈不斷從我們頭頂上呼嘯而過。爸媽冷戰這種事我很清楚，以前在家時，我父母也曾好幾個禮拜不講話，只叫我傳話給對方，好像我是人體電話機一樣。不過黛西家的情形似乎完全不同，可憐的哈斯汀伯爵處於弱勢，以垂頭喪氣的花朵和壓扁的巧克力充當禮物，不斷出現在伯爵夫人的房門外，希望能取悅芳心，隨即卻被夫人叫人丟去廚房，結果堆滿花朵的廚房，看起來愈來愈像溫室。黛西和我在點心時間幾乎吃掉了所有的巧克力（她堅持假期也要有點心時間，「表示對迪普丁中學的敬意」，我找不到需要反對的理由）。

「我爸愛我媽，」黛西大嚼一顆香橙奶油口味的巧克力，一邊說：「我媽也愛我爸，真的，只是她有時候不表現出來。反正到最後她一定就不生氣了。」

我卻不這麼覺得。伯爵夫人似乎一整天不是把自己關在房裡，就是在大廳講電話，而且對著話筒壓低聲音，我們如果太靠近，她就不講話了。

在黛西父母爭執之間淪為人質的不只是黛西和我，還有黛西的哥哥柏迪，他今年就要從伊頓中學畢業了，這次假期他也回家過節。

柏迪跟黛西相像的程度簡直嚇人，只要把黛西像印度橡膠那樣拉長一點，再把頭髮剪短，就跟柏迪一模一樣。不過黛西只會像炮彈引信一樣嘶嘶作響，柏迪卻敢大發脾氣，抱怨個沒完。他一直心情不爽，從回到家的那一刻開始，他的怒罵聲就開始出現在屋內各個角落。他有一件淺綠色的長褲，有一把走音的烏克蘭麗，他總是堅持在白天或晚上很奇怪的時段彈奏（黛西說他只會彈三首歌，而且這三首歌都很低俗），他還有一個叫作史帝芬·班普頓的朋友。

我很慶幸史帝芬脾氣不壞，個子矮矮壯壯的，一頭紅髮很柔順，個性似乎很溫馴，甚至有點憂傷的感覺。他看著我的樣子，彷彿我只是一般人，而不是那個東方人，我立刻就對他有好感。

幸好史帝芬也在這裡，因為這次假期來弗林福德，我覺得一切都很不熟悉，也許是因為這裡讓我又意識到我終究是個外國人。柏迪五音不全的彈奏著烏克蘭



麗，用噪音般的音樂發洩怒氣，伯爵和伯爵夫人爭執不和，黛西在屋子裡轉來轉去，帶我去看她的祕密基地、找燕子的窩巢，還去看一把她曾祖父的劍。我開始極度想念香港的家，想念那黏答答的溼熱，還有插著假花的盆栽。

除了廚師兼管家杜爾蒂太太和女僕海蒂之外，最後要介紹的是黛西的家庭老師艾絲頓小姐。迪普丁中學放假期間，黛西總會有個家庭教師，負責教導她完成假期作業，讓她不要惹禍，還有幫忙哈斯汀伯爵寫信。「他每次想自己寫信就會寫得一團糟，可憐的傢伙。」黛西這麼跟我解釋。

上次聖誕節假期那位沉悶單調的羅絲老師，我們都覺得難以忍受，這次假期她毫無預警就不來了。「就打來一通簡短的電話告知！」伯爵夫人一如往常的怒氣沖沖。「真是的！」於是艾絲頓老師就來了。

要是我們在迪普丁中學的室友凱蒂看到的話，一定會說艾絲頓小姐是個乏味的老女人。她完全就是那種沒結婚、女學究的形象，穿著沒有腰身、醜得要命的寬大直筒衣，額頭上的頭髮一整撮聳立起來，而且她總是帶著一個超大的手提包，用醜陋的棕色豬皮做成的。初次見面的時候，她看起來很安全也很無趣，但我們被外表騙了，我們上了她愈多堂課，愈覺得她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羅絲老師就像軍隊將領一樣，帶領我們把迪普丁中學的作業逐一完成，絲毫不浪費時間，但艾絲頓老師完全不一樣。如果我們正在讀有關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的拉丁文譯本，她會開始講起漢尼拔將軍的大象；如果我們正在學習水這種物質，她會帶我們到外面去觀察雲朵；如果我們正在讀莎士比亞的劇本，她會問我們是否會替馬克白這家人感到難過，我說會（不過他們實在不該那麼做），想也知道，黛西說絕對不會。艾絲頓老師說：「試述之。」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和黛西都忘了我們是在家庭教師的監督之下做假期作業。

最奇怪的是，其他大人在場的時候，艾絲頓老師就不一樣了，她會變得平凡無奇。沒有教導我們課業的時候，她會坐在哈斯汀伯爵旁邊，幫他擬信件的草稿，列出清單，訂購《男孩報》目錄當中的溜溜球和假鬍子。哈斯汀伯爵認為艾絲頓老師無趣極了，就跟我與黛西沒被她教過之前的感覺一樣。「她甚至連聽到我的



笑話都不會笑！」他抱怨著。

「這點倒是不令人意外。」黛西輕拍他的頭，好像在拍吐司狗一樣。「媽咪，妳是從哪裡找來艾絲頓老師的啊？」

「我的老天，我怎麼可能記得？」伯爵夫人說。她正忙著刷去斗篷上的狗毛。「我想是家教仲介吧，有一封信……天啊，黛西，妳為什麼一定要跟我抱怨家庭教師這件事？妳很清楚我沒有辦法照料妳。」

「非常清楚。」黛西冷淡的說。我知道黛西為什麼這麼問，她想了解艾絲頓老師，想知道她為何如此與眾不同，但是答案沒那麼容易知道。艾絲頓老師就繼續保持表面無趣、私下有趣的樣子，黛西和我對她愈來愈感到好奇。

※ 4

伯爵夫人如果沒有忙著神祕兮兮講電話，就會把所有時間和精神用來籌備黛西的生日派對，不過很顯然的，這個生日派對其實是為伯爵夫人而辦，而不是為

了黛西。

「兒童茶會！」黛西覺得很可笑。「她以為我幾歲啊？」

至少黛西可以邀請自己的賓客。我們的室友凱蒂和比妮週末會過來，這讓我十分高興。待在弗林福德幾乎要讓我懷念起迪普丁中學宿舍裡粗糙的毯子，還有衣物洗乾淨後和食物蒸煮過後那種混合的氣味。

週五早晨我們都在飯廳，我正在吃一片吐司（塗抹的李子醬是用種植園的李子做的，奶油是從黛西家養的牛取來的），這時，我們聽到外面車道傳來車子引擎隆隆作響與煞車的嘎吱聲。

黛西站了起來，丟下吃了一半的燻鮭魚。「凱蒂！」她說。「比妮！」她把椅子往後一推，飛速往大廳衝去。我跟在她後面，一邊嚼著吐司，一邊舔去手指上黏黏的李子醬，衝出飯廳大門左轉，我「砰」一聲直接撞到她的背。

我叫了一聲，抓住她的羊毛衫以免跌倒。「黛西！」我說。「妳幹麼……」黛西動也不動，就像米莉發現兔子在視線範圍內出沒一樣。「哈囉，」她說：



「你是誰？」

我探頭往前，想看看她在跟誰說話。在石砌拱門那裡站了一個男人，是個很年輕的大人，有寬闊的肩膀和窄窄的腰身，就像廣告裡的男模特兒一樣。他走進大廳，隨興懶散的樣子很有風格，我看到他的臉也很帥，黑髮非常柔順，微笑起來簡直可以拍牙膏廣告。他看起來根本不像是會出現在弗林福德前廳的男人。

那個男人對著黛西露齒而笑。「妳一定就是黛西，」他說。「我們的小壽星。」

「是的，」黛西說。她走向前跟他握手，露出她最甜美的微笑，不過我看得出來，她內心的火焰在燃燒，因為被稱為「小」壽星而發怒，也因為好奇而急於想知道這個從未見過的男人是誰，他怎麼會知道她是黛西。你知道吧，黛西最討厭自己居於劣勢。

然後飯廳的門又「砰」一聲打開，黛西的母親出現在我們後面。

「媽咪，」黛西輕聲說：「他是誰啊？」

「我的天啊！」伯爵夫人大喊，她的聲音變得很尖，雙頰變得粉紅。「太好

了！丹尼斯，我沒想到你會這麼早來。黛西寶貝，這是我朋友丹尼斯·柯提斯，他來參加妳的生日派對，對人家有禮貌一點。」

「我一直都很有禮貌。」黛西一邊說，一邊對柯提斯先生微笑，我知道她心裡一定在沸騰了。

「妳媽咪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柯提斯先生說。他似乎以為我們只有七歲。

「丹尼斯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伯爵夫人的手指輕彈著柯提斯先生的手臂。「他從事古董業，對所有美的事物都瞭如指掌，這個週末他要來看看我們家的一些東西，不過……黛西，這一切要對妳父親保密，我希望給他一個美好的驚喜，妳不准告訴他喔。」

黛西原本不情願，她眼睛眯起來。「真的嗎？」她問。

「真的！」伯爵夫人的聲音更尖了。「妳知道他有多麼情緒化吧。不過只要想一想，如果家裡那些討厭的老舊畫作有一些還算有價值的話，那該多好啊！我就可以把那些畫賣掉，買一些新的畫作回來！」



我感到有點不安，但更讓我不安的是柯提斯先生對黛西母親微笑的樣子，還有他的手停留在她手臂上的時間也未免太久了。大人世界裡那些下流的事情我是不理解啦……或者說我寧可不理解。

※ 5

車道又傳來煞車聲，接著是輪胎聲和腳步聲，不過門一打開，仍然不是凱蒂或比妮。一位高大魁梧的老太太站在那裡，頭髮全都挽起來盤在頭上，一條髒兮兮的毛皮和幾條圍巾圍在脖子上，身上的衣服沒有一件是互相搭配的。

「瑪格麗特！黛西！」她尖聲叫著，在空中揮舞雙手和圍巾。「我來了！」伯爵夫人轉過去看她，嘴唇一抿。「嗨，莎斯奇雅姑媽，」她說：「喔，不必，不必報備，請直接進來。丹尼斯，這位是喬治的姑媽，莎斯奇雅·威爾斯。」莎斯奇雅姑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大廳，脫下五顏六色的手套和那些毛皮圍巾，把黛西緊抱在懷裡。她似乎沒有注意到我。

「黛西！」她又大喊。「你哥哥呢？你爸爸呢？對了對了，是你的生日！十二歲了！多美好的年紀啊。我準備了禮物要送你，應該在這邊……呃，該不會……我的天啊，我好像把東西留在布萊德納茲了。是一條圍巾，至少我覺得是圍巾……不對，等一下，在這裡！」

然後，她的手從羊毛衫口袋伸出來，手上抓著一條皺巴巴的小方巾。「是不是很可愛？」莎斯奇雅姑媽大聲說：「是絲質的，至少，我覺得是絲質的，除非我搞錯了。」

「莎斯奇雅姑媽，謝謝妳，」黛西說：「我明天生日，明天我就十四歲了。」

「是啊是啊！」莎斯奇雅姑媽眨著眼睛說。「沒錯，我剛剛不就是這麼說的嗎？喔，天啊，這是誰啊？黛西，親愛的，」她又把黛西拉近身邊，用號角般的聲音嘀咕著。「妳家大廳好像有一個東方人。」

她講的好像我是一隻熊還是一條蛇之類的。



「我知道，莎斯奇雅姑媽，」黛西說：「這是我朋友小榛，我跟妳提過她，她是我的客人。」

「真的嗎？」莎斯奇雅姑媽倒抽一口氣。「世界變化真快！在我那個時代，這種事絕對不允許發生。」

「我相信妳說的沒錯。」黛西客氣的回應。莎斯奇雅姑媽轉而跟伯爵夫人說話。黛西把頭靠過來，跟我悄悄說：「在她那個時代，他們會射殺僕役，還會吃壁紙專用粉做成的麵包。以前的時代糟透了，只有老人家不明白這一點。」

我覺得心裡比較好過一點了，但只有一點點。

然後，艾絲頓老師從音樂室走出來，她本來在裡面備課，雖然為了慶祝黛西生日，我們週六可以休息，但在那之前我們還是要做功課。弗林福德和迪普丁中學的相似處很少，其中之一就是這兩個地方的大人都堅信讓小孩有空閒時間是很危險的，我想他們可能擔心我們會幹壞事。

艾絲頓老師看到柯提斯先生站在大廳，行李放在他的腳邊。剎那間，她盯著

他瞧，一動也不動。我看著她的臉，看見一種非常奇怪的表情，某種意志堅決的感覺，好像她發現自己該做某件事，而且等不及要去做似的。然後她平時那種木然的神色又回來了，她的手指緊握著棕色大手提包的提把，一個轉身，又大步走回音樂室。這個動作八成引起了柯提斯先生的注意，他一臉不解的看著她離開。

我心裡暗想，這太奇怪了。從艾絲頓老師的表情看起來，我認為她認識柯提斯先生，但是柯提斯先生似乎完全沒有認出她是誰。當然，他只看到她的後腦勺和背影，但那也應該足夠了。總之，像艾絲頓老師這樣拘謹嚴肅的女人，為什麼會認識像柯提斯先生這樣時髦圓滑的人呢？這似乎讓艾絲頓老師顯得更奇怪也更有趣了，也讓柯提斯先生更引人好奇了。我看了一眼黛西，發現她也注意到了，她面無表情的盯著柯提斯先生，我幾乎可以立刻感受到她的想法：事有蹊蹺。

哈斯汀伯爵從外面的花園走進來，揮去名牌防水外套上的落葉和溼冷水氣。他驚奇的環顧四方。「哇，」他說：「哈囉！大家好！莎斯奇雅姑媽，妳來了真好。還有……你是哪一位？」他的眼睛從濃密的白色眉毛底下望向柯提斯先生，



然後伸出胖胖的粉紅色手掌跟柯提斯先生握手。

「我是丹尼斯·柯提斯，」柯提斯先生說：「我是你太太的朋友，幾個月前在倫敦的一場派對上認識，她邀請我來的。」

他講到「朋友」這個詞的時候，聲音有一種嘲笑的感覺，我們都聽得出來。我的心一沉。哈斯汀伯爵清了清喉嚨，並沒有看伯爵夫人。「真好，」他聲音空洞的說：「真是太好了，希望你這兩天過得愉快，好嗎？」

「我一定會的。」柯提斯先生的聲音充滿笑意。「這棟老房子真美，非常獨特，我等不及要參觀了。」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對著伯爵夫人燦爛一笑。

「當然，」哈斯汀伯爵說：「當然，瑪格麗特，妳……我的意思是說……我想要去藏書室坐一下，莎斯奇雅姑媽，要一起來嗎？」

哈斯汀伯爵帶著莎斯奇雅姑媽走進藏書室，一邊喊著老總管：「查普曼！喂，查普曼！」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難過落寞。

我一點都不喜歡那個洋洋得意又沒禮貌的柯提斯先生，這點我很肯定。黛西

站在我旁邊，從她氣得發抖的樣子來看，我知道她也這麼覺得。他幾乎就要笑出聲音來，好像在講一個只有知情人士才知道的笑話，還有黛西母親臉頰緋紅的模樣……這背後八成有鬼，一定有什麼祕密在進行著。

前門又嘎吱一聲打開，廳裡的每個人都轉過頭去。

「哈囉？」凱蒂說：「我們剛才敲了門，但沒人應門。比妮抬不動她的行李，所以行李還在外面。請問，我們來晚了嗎？」

※ 6

我一直以為參加派對的賓客已經來齊了，後來，就在我們都吃完午餐的時候（有冷雞肉和新鮮馬鈴薯，還有香滑味美的嫩漿果奶油鬆糕當甜點），最後一位客人到了。他如同閃光般出現在前門，整個人散發光采，閃亮的銀色座車有著像火箭一樣的車頭。他從車裡一躍而出，引擎繼續運轉，然後揮動雙手呼喊大家。他是伯爵夫人的哥哥，也就是黛西的菲里斯舅舅。他就跟伯爵夫人一樣年輕有魅



力。

迪普丁中學有許多關於他的傳聞，有人說他是特務，說他曾經獨力拯救了英國，而且還救了兩次，於是國王特地寫信感謝他。所以我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好像是從書裡走出來的角色。他的外表就更不用說了，活脫脫就像間諜小說裡英氣逼人的男主角。他的金髮往後梳得油亮，西裝燙得筆挺，領子扣眼裡塞著一條鮮豔搶眼的真絲方巾，左眼的眼眶戴著一片精緻閃亮的單片眼鏡。

他把車子留給歐布萊恩，讓司機把車開到後面的舊馬廄。他一個箭步衝上前門階梯，我們四個當時都站在那裡（凱蒂目不轉睛看著，她的大眼睛讓我羨慕。比妮興奮的驚呼：哇！）。他傾身親吻了一下黛西的手，對黛西眨眨眼，說：「黛西，妳好。」

「菲里斯舅舅，你好。」黛西行屈膝禮，也對他眨眨眼。

菲里斯舅舅似乎都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適當的行為。他也親了我的手，還有凱蒂和比妮的手，凱蒂暈陶陶的（我也差點暈了）。然後他又往前奔去，進到

屋裡跟其他人打招呼。他打了吐司狗和米莉的屁股幾下，慈愛的捶了一下柏迪的肩膀，跟史帝芬握手，輕輕親了親伯爵夫人的臉頰，拍拍哈斯汀伯爵的背，對莎斯奇雅姑媽鞠躬致意。對柯提斯先生則是只有僵硬而保持距離的握手，還有一臉狐疑的表情。看到他們兩個站在一起，讓我再次看清柯提斯先生有多差勁。兩個人都很帥，但是柯提斯先生的內在醜陋無比，他自以為是，而且目中無人；而菲里斯舅舅卻充滿熱情，讓你只想把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身上。

柯提斯先生踱步走遠，說要去樓上的畫作，黛西踮起腳尖，義憤填膺的開始在菲里斯舅舅耳邊說悄悄話。我知道她說的是柯提斯先生到達時發生的事。菲里斯舅舅一邊眉毛揚起（他連眉毛都很優雅），然後低聲說了幾句話。

「他跟我說不要擔心。」黛西走回我身旁跟我小聲說。她鼻梁上的小皺紋又出現了，每當她在擔心什麼事的時候，鼻梁上方就會皺起來。「他說這沒什麼，菲里斯舅舅幾乎很少判斷錯誤，但我還是……妳懂吧？」

我點點頭，聽起來明明就有什麼。



「至少現在他來了，」黛西一邊說，一邊看著菲里斯舅舅上樓去他的房間。「他會確保一切沒事……至少正常運作。喔，真討厭！為什麼剛剛他不相信我說的？這一點都不像他！」她雙臂交叉抱在胸前，鼻子皺得更厲害了。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奇怪的是，唯一讓菲里斯舅舅沒能保持禮儀的人是艾絲頓老師，他們在走廊遇到對方，當時艾絲頓老師來帶我們去上下午的課，她一看到菲里斯舅舅立刻變得拘謹而不自在，而這種尷尬的感覺似乎也感染了菲里斯舅舅，他們像機械人一樣握手，菲里斯舅舅透過單眼鏡片眯眼看她，艾絲頓老師下巴翹得高高的。

「是黛西的舅舅，對吧，」艾絲頓老師冷冷的說：「幸會。請容我告退——孩子們，過來吧……」

她大步走進音樂室，我們只得跟上去。我轉頭看到菲里斯舅舅揚起一邊眉毛，露出茫然的眼神。他似乎覺得很有趣，不過我看不出哪裡有趣。艾絲頓老師真的絲毫沒有被他的魅力吸引？這讓她的奇怪之處更勝以往。而菲里斯舅舅對她

為什麼沒有像對我們那樣親切有禮呢？我隱約覺得他們不喜歡對方，可是為什麼呢？這就是另一個謎題了，這即將是個充滿神祕之謎的週末。

※ 7

那天傍晚，我和黛西、凱蒂、比妮在頂樓的育兒室換裝準備去吃晚餐，這裡是黛西的臥房，我們這幾天都會睡在這裡。在這個破舊的房間，換上我們美麗閃亮的洋裝，感覺好奇怪。這裡的印花壁紙都一條條剝落了，碎呢地毯嚴重磨損，床架也傷痕處處，好像被人用槌子搗毀過一樣。燭臺上的燭光照耀著我們的臉和手臂，讓我們的洋裝看起來淡雅柔和。黛西的洋裝是玫瑰色的亮面絲綢質料，我可以感覺到我們三個都巴不得自己能穿上，尤其是我，儘管玫瑰色會讓我看起來像鬼一樣蒼白病弱。

「妳的姑媽怪怪的，不過，我喜歡妳舅舅。」凱蒂一邊說，一邊梳著她濃密的棕髮。「他真是帥呆了。」



我跟黛西互看一眼，會心一笑。凱蒂看每個人都覺得帥呆了。

「他真的是間諜嗎？」比妮問。「我知道大家都這麼說，可是——」

黛西露出非常神祕的表情。「我不能告訴你！」她說：「如果他是間諜，那麼我就等於是洩漏國家機密，我可能會被射殺。」

「喔！」比妮雙手摀住嘴巴。「喔，我不想害妳被射殺，對不起。」

「沒關係。」黛西寬宏大量的說：「我會假裝沒這回事。」

我看到凱蒂眼珠子轉了轉。「我不知道自己比較喜歡哪一個，」她說：「是妳舅舅，還是妳媽媽的朋友。兩個都很英俊高尚。」

「柯提斯先生並不高尚。」黛西口氣嚴厲的說。

「對，他不高尚。」比妮附和。她正在努力綁腰間的緞帶蝴蝶結。「他不是好人，他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好像一隻討厭的蜘蛛。之前他不小心撞到我，還對我大吼，叫我走路要看路。」

這令我太驚訝了。比妮這麼小這麼可愛，大大的棕色眼睛流露著憂慮，想到任何人對她粗暴無禮，就讓人感覺很糟。

「喔，比妮，過來，我來幫妳。」凱蒂拉著比妮靠近燭光，試著把比妮剛才綁的那個下垂的蝴蝶結綁好。「我相信一定是妳誤會了。」

「我相信她沒有誤會。」黛西低聲跟我說。我們穿著漆皮晚宴鞋，喀嗒喀嗒走下樓梯。「我之前從僕人的樓梯走下樓，讓柯提斯先生嚇了一跳，他以為只有他一個人在二樓。他把臉貼近那個藍白相間的古瓶，就是擺在莎斯奇雅姑媽房間外面餐具櫃上的那個，我幾乎可以感應到他正在計算那個瓶子的價值。他沒有看到我在他後面，我聽到他自言自語說了一個字，我猜想是『明』。小榛，我不是很喜歡這樣，以前從沒聽過這個人，現在我媽咪卻跟他這麼親密，不跟爸比講一聲就讓他在屋裡四處窺探。誰知道他不是醞釀什麼壞事？」

「妳不能再去跟菲莉斯舅舅談一下嗎？」我問。「問問他，呃，能不能幫忙？」

「如果他又跟先前一樣的態度，那就免了！」黛西說：「我不知道他是怎麼



了，通常他都很能聽懂我說話的話，很少像一般大人那樣。」
我對菲里斯舅舅感到更好奇了。

「這個週末我們只得好好看著柯提斯先生，」黛西繼續說。「也許真的不會有什麼事，像菲里斯舅舅說的那樣。但如果他預測錯誤，那麼，我希望我能第一時間就發現。如果我們一直監視柯提斯先生，他就不可能幹壞事，對吧？」

「沒錯，」我說。「要不要告訴凱蒂和比妮？」

「不要！」黛西說。「她們只會搞砸。這件事只讓偵探社社員參與。」

「只讓偵探社社員參與。」我覆誦一次，內心充滿喜悅。

柯提斯先生真的在醞釀什麼事嗎？我一邊想，一邊走進飯廳。我並不確定，不過黛西和我又開始執行偵探社的最高機密任務了，我們會找出答案的。

※ 8

餐桌上蠟燭溫柔的亮光，照在男士們的襯衫前襟，也照在銀盤上滿滿的美味

佳餚。查普曼為我們服務，布滿棕色老人斑的雙手微微顫抖，所以他把馬鈴薯和蔬菜裝盛到我盤子裡的時候濺出了湯汁，但我不介意，不過，當湯汁濺到伯爵夫人鮮綠色的美麗禮服時，她生氣的大聲叫嚷。

菲里斯舅舅心情一直很愉快，他在席間跟柏迪和史帝芬說些令人捧腹大笑的笑話。史帝芬原本緊張得連叉子都拿不穩，後來慢慢放鬆，把背挺直，甚至開始笑出聲來。我讚賞的看著，這時菲里斯舅舅突然眼神朝我這邊看過來，他的眼睛銳利而湛藍，那眼神就跟黛西認真在打量某人的時候一樣。

我臉紅了，低頭看大腿上的餐巾，等我再抬頭往上看時，他正在對黛西扮鬼臉，好像他剛才完全沒在看我一樣。黛西保持一本正經的嚴肅表情，等到伯爵夫人轉過去看柯提斯先生，她就回敬菲里斯舅舅，對著他扮出一張最傳神的猴子臉。我發現，菲里斯舅舅和黛西根本是同樣類型的人，都很會隱藏自己。

莎斯奇雅姑媽則是另一番風景。她坐立難安，圍巾隨著她的動作上下起伏。她一邊大口喝酒，一邊把銀製的茶匙和裝鹽的銀製碟子丟進她的珠珠手提包裡，



以為沒人在看。我從沒見過有人這麼明目張膽的偷東西，正在想該不該出聲，這時，我看到哈斯汀伯爵看著莎斯奇雅姑媽，嘆了口氣，我才知道他早就發現了。我想大概家人永遠是家人吧，不管他們做了什麼事。

不過，想也知道，我觀察最仔細的是柯提斯先生，從他說的話不難察覺事有蹊蹺。他滔滔不絕談著屋裡的所有物品，不過他說的話似乎跟黛西先前偷聽到的並不吻合。「二樓的那個瓶子是贗品，」他跟哈斯汀伯爵說：「瑪格麗特跟我說，你覺得那可能是中國明朝瓷器，但我跟你保證，它根本不是那類古董，只是便宜的複製品。還有那些家具，全都損毀嚴重、需要修補！你根本沒有好好保養，這些家具需要修復，不過再也無法恢復以前的價值。很糟糕，真的很糟糕。」

「那我猜你是不是要毛遂自薦呢？」哈斯汀伯爵問。他似乎奮力想當個心情愉快的男主人。

「我算得上是古董專家，」柯提斯先生說：「如果你有興趣的話，那麼也許我……」

「我不想聽下去。」哈斯汀伯爵說：「那些都是家族傳承下來的物品，要永遠留在家裡。」

哈斯汀伯爵兩隻手按壓著桌面，我看得出來，對他而言，這件事的討論到此為止。然而，伯爵夫人看著柯提斯先生，我看到她用嘴形對他說：「晚點再說。」我知道她還是想賣給他，可是，萬一他替每樣東西估價的時候沒有說實話怎麼辦？黛西說他之前說了「明」這個字，現在他坐在這裡，卻說那瓶子不是明朝的。他是不是在說謊？一定是！

我看著黛西，看到她的鼻子皺紋又回來了。我們是不是真的無意間發現一個打算詐欺哈斯汀伯爵夫婦的陰謀呢？

還有一個人也在看柯提斯先生。我發現艾絲頓老師的眼神一次又一次飄向他。她臉上表情非常鎮靜平和，好像並不怎麼在意他，但她看的次數實在太頻繁了，不可能是看錯或是無端感到好奇。她到底在幹麼？

柯提斯先生還在高談闊論他在屋裡看到的所有物品，對於這些物品給予極度



無情的評價。就連伯爵夫人的珠寶首飾也是切工毫無時尚感，所以幾乎不值什麼錢。這讓我感到極度不自在。我在英國得到的重要體驗之一就是：愈有錢的人愈少提到錢，這成了一種有趣的祕密，你會想把這個祕密埋藏在積滿灰塵的褪色舊衣物底下。（就連我父親那種熱愛英國一切事物的人，也覺得這點很奇怪。）但柯提斯先生似乎完全不知道這點。「如果是新的，至少值五十個金幣！但是很可惜，以現在急需修補的狀態，可能只值四英鎊或五英鎊。」

柏迪對黛西扮了個鬼臉，史帝芬看起來完全嚇到，我也跟他感覺差不多。

「不過，當然啦，」柯提斯先生繼續說：「這還是一棟很美的老房子，有令人賞心悅目的女主人。哈斯汀伯爵，你的夫人就是一件珠寶，她美麗的臉龐像引發特洛伊戰爭的海倫一樣，傾國傾城。」他再次給了伯爵夫人一個噁心詭祕的微笑，牙齒在燭光中閃爍著。

哈斯汀伯爵在座位上忸怩不安，緊握著刀子和叉子。這時菲里斯舅舅說：「喔，是啊，我記得那個故事，不過很奇怪，結局我卻想不大起來。」

他的眼神穿透單片眼鏡，冷冷的朝向柯提斯先生望去，有那麼一瞬間，柯提斯先生的氣焰弱下去了。不過接著他又挺起肩膀，自鳴得意的神情又回來了，又開始高談闊論，這時候我注意到他把手伸進外套拿出一個懷錶。那是一個沉甸甸的黃金製品，周邊裝飾了一圈精美的葉子圖案。柯提斯先生一邊說話，一邊隨意在指間把玩著。我們全都張口結舌注視著那金錶，坐我旁邊的史帝芬低聲喃喃自語了幾句。我轉向他，看起來他跟我一樣覺得噁心反感。

「好漂亮啊！」莎斯奇雅姑媽盯著那個懷錶，眼睛閃閃發光，看起來口水都要流出來了。

「喔，妳說這個嗎？」柯提斯先生得意洋洋的說：「這是紀念品。我喜歡隨身帶著美麗的東西。」

「你愛怎麼說都行。」菲里斯舅舅盡力以最溫柔的口氣說。他們隔著桌子直視對方，氣氛突然變得十分緊繃。

「天啊！」伯爵夫人大聲說：「你們全都怎麼了？我們應該要慶祝才對啊，



來舉杯吧，祝派對成功！希望這個週末圓滿順利！」

大家都舉杯飲酒（我們四個喝的是果汁，只能假裝那是酒）。不過，喝的時候我環顧四周，發現每個人都沒有看著伯爵夫人，而是看著柯提斯先生。哈斯汀伯爵滿臉通紅，菲里斯舅舅蒼白冷淡，透過單片眼鏡看他，艾絲頓老師又開始用有意無意的眼神飄向他，柏迪義憤填膺一臉不爽，史帝芬因為噁心厭惡而繼續臉色發白，伯爵夫人則是眼神迷濛，流露出某種我討厭看到、令人倒胃口的好感。只有莎斯奇雅姑媽盯著另一樣東西：柯提斯先生放在盤子旁邊互相襯托的懷錶。我看著他們全部的人，覺得這個週末一定不會圓滿順利，而且恰恰相反，我覺得一切似乎會變得非常糟糕，或者，變得非常有趣（坐我旁邊的黛西一定會這麼想）。

※ 9

晚餐過後，男士們留在飯廳抽雪茄，女士們起身到客廳去。柏迪和史帝芬跟

男士們待在一起，我們四個雖然獲准在用餐時跟大人平起平坐，但是現在我們顯然不想再跟男士們或女士們共處一室。

「黛西寶貝，妳們可以自己去玩嗎？」伯爵夫人微微揮了揮手。「我們大人要談事情，艾絲頓老師，帶她們去玩吧。」

「媽咪，沒問題的，」黛西語氣甜美的說：「我們可以照顧自己，我們會玩捉迷藏。」

「喔，妳確定嗎？」伯爵夫人似乎很高興能把我們趕出思緒之外。「那麼玩的時候要安靜喔。」

「我會不定時去抽查她們一下。」艾絲頓老師嚴厲的看著我們，她把手提包像個盾牌一樣抱在胸前。在她注視之下，我有點不知所措。我知道黛西一定在想什麼鬼點子，而且令人不安的是，我覺得艾絲頓老師可能也知道。我益發感覺她的奇怪之處。

「比妮，妳來當鬼數數。」黛西說。這時候伯爵夫人和艾絲頓老師已經回客



廳了，艾絲頓老師關門前又看我們一眼，眼神好像要看透我們。「好囉，妳們聽到我媽咪說的，我們要保持安靜，表示我們得待在樓上，也就是二樓和頂樓，不可以回到一樓來，不然她會大發脾氣，好嗎？」

我立刻知道黛西要把凱蒂和比妮支開，不讓她們知道她現在打算要做的事。比妮聽話的點點頭，很興奮的樣子，凱蒂開口想反駁，卻嘆了口氣就閉嘴了。我看得出來，凱蒂希望能坐在客廳裡，聽大人們聊八卦，但是比妮想玩，所以凱蒂不會讓她失望。黛西真的是聰明絕頂，她一向如此。

我們全都上了樓梯，走到二樓的走廊，然後比妮面對著座檯上的貓頭鷹標本，用手矇住眼睛，用清楚而壓低的聲音開始數數。凱蒂又嘆了口氣，看了黛西一眼，然後就朝著伯爵夫人的房間和房子前方跑去。黛西抓住我的手，使了個眼色，拉著我乒乒乓乓上主樓梯，往頂樓跑去，樓梯發出咯吱咯吱聲，大聲迴盪著。

等我們到了育兒室的走廊時，我們並沒有停下腳步，繼續跑過走廊，又從僕人的樓梯下樓。後面的這道階梯應該算不上是祕密通道，不過沒差，因為除了黛

西以外，似乎沒人想要走這邊的樓梯。這不該是我們走的樓梯，而是給杜爾蒂太太、海蒂、查普曼走的，這個樓梯寒冷陰暗又很陡斜。我們靜悄悄的下樓，躡手躡腳，幾乎要屏住呼吸，得用手摀住嘴巴，免得自己笑出聲來。再次跟黛西做這種偷偷摸摸的事，感覺真好。

我們從伯爵夫人房間旁邊的走道出來，輕手輕腳經過比妮，她還在數數（比妮數數需要全神貫注，所以她完全不會注意外在世界發生什麼事，黛西建議讓她當鬼的這招真是太聰明了。如果是凱蒂，可能就會注意到我們在醞釀什麼，可是比妮絕不會注意到。）然後我們從主樓梯偷偷下去，走進燈光柔和的大廳，那裡有滴答作響的老爺鐘，褪色的紅色牆壁上掛著古老的畫作。我們溜到關著的飯廳大門那邊，看著彼此，大氣都不敢喘一聲，我聽得到男士們低沉的聲音從木門另一端傳過來。

黛西對我微微一笑。「華生，表現不錯！」她輕聲說：「我們的任務第一階段完成了，現在要進入第二階段。根據我的估算，至少還要十五分鐘才會連比妮



都開始懷疑我們說話不算話，沒有到二樓和頂樓躲起來。這十五分鐘我一定要好好利用。從柯提斯先生晚餐時所說的話聽起來，顯然這個人極度可疑，說什麼明朝盜器是贗品的那種蠢話……妳不覺得可疑嗎？」

話說回來，黛西有時候會嗅到氣味不對勁就拚命往前衝，動作太快而做出不恰當的判斷，但是這一次我自己也同意她的看法。不過，我注意到她完全沒提到令人憂心的一點：那就是柯提斯先生對伯爵夫人極感興趣。

「他的行為非常奇怪，」我說：「這也許不代表什麼，可是——」

「沒錯，」黛西說。她好像覺得我說的話完全是要支持她的看法。「如果連妳都這麼想，那麼我們追查下去一定會有發現。我不喜歡他，我不喜歡他出現在我家，媽咪有時候不大會分辨好人壞人，這次我完全不相信她的判斷力。如同我先前所講的，他必須受到監視，捉迷藏的遊戲給了我們絕佳的機會。如果有人發現我們，我們只需要老實說我們在玩捉迷藏。如果沒人發現我們，我們可能會發現柯提斯先生做出有失體面的事。畢竟，他應該很快就會從飯廳出來。就這

麼做好嗎？」

我看著她。黛西遇到跟她自己有關的人事物，就會開始處處維護，我還以為她有什麼新發現，因為她說「我不喜歡他，我不喜歡他出現在我家」，不過這還是幾個月來我們發現最有趣且值得調查的案件。如果這個案子不值得調查，那就沒有任何事值得調查了。我告訴自己，不管發生什麼事，畢竟這個案子很安全，至少不可能變成謀殺案。

「好吧。」我謹慎的說。

「我還不是很確定，」黛西說。「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會偷東西，妳不覺得嗎？或者他會從我媽咪那邊騙去價值不菲的東西？他到處窺視我們家的好東西，然後謊稱那些東西一點都不值錢。哼，媽咪或許會受騙，但我可不會！不管他打算怎麼做，我們必須先假定他打算在這個週末進行，也就是來參加派對的這段期間。我們現在只需要在他得逞潛逃之前，找到足夠的證據給菲里斯舅舅看。所以我需要妳現在立刻躲到那個櫥櫃底下，我會躲在這邊的桌子底下，然後我們就盡可能



的觀察並聆聽。」

我看看那個櫥櫃，底下的空間看起來奇小無比。「黛西——」我才剛開口，黛西顯然已經開始躲了，她選的當然是空間比較大的地方，我別無選擇，只能擠進櫥櫃底下。

我發現櫥櫃底下非常陰暗，有厚厚的一層灰塵，而且極度封閉。我痛苦的躺在那裡，男士們抽雪茄的氣味從飯廳關著的門裡面飄散出來，混合了這裡的灰塵，讓我的鼻子發癢。

每次我稍微動一下，黛西就像鵝一樣對我發出嘶嘶聲，等到門打開，五雙閃亮的黑皮鞋從我臉旁邊走過，這時我已經一肚子火了。有時候偵探社實在一點都不好玩。

「玩撞球嗎？」哈斯汀伯爵用他渾厚宏亮的聲音問道。

「我沒辦法。」柯提斯先生說。他的鞋亮得像鏡面，就停駐在我的鼻子前面。「我有事情要忙。」

「不會是工作吧？」菲里斯舅舅用輕鬆卻冷淡的語氣問。「希望你不會整晚都在打電話……你知道，你是來參加派對的，要記得讓自己享受一下。」

「喔，這點你不用擔心。」柯提斯先生又開始傲慢起來。「我永遠都很懂得享受，而且我答應你，我絕不會打半通電話，我需要的一切都在這棟房子裡。」

我動了一下，包圍著我的櫥櫃發出咯吱聲。

「我不喜歡你的口氣。」柏迪開始發火了，但隨即停火，好像有人拉住他的手臂。

「噓！」我聽到史帝芬說：「柏迪，不要這樣。」

「沒錯，」菲里斯舅舅說：「沒什麼好生氣的。那麼，柯提斯，我們就讓你去忙吧。喬治、柏迪、史帝芬，來吧，打撞球去。」

他們走開了。我聽到哈斯汀伯爵壓低聲音說話，但我聽得很清楚。「那個傢伙！要不是他來我家作客……瑪格麗特到底是怎麼認識他的？」

菲里斯舅舅輕聲說了幾句話，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柯提斯先生獨自留在大廳，他的鞋子在褪色的大廳地毯上來來回回。我稍微把頭往前挪一點，這樣才看得到躲在桌子底下的黛西。她對我露出生氣的臉色，我知道她要我躲好別動，於是我只好再把脖子往後挪回去，暗自叫苦。

然後客廳的門輕輕打開了，一雙細高跟鞋踏過石板地，走到地毯上，來到柯提斯先生的鞋子旁邊。

「丹尼斯，」黛西的母親悄聲說話，好像只發出氣息的聲音。

「瑪格麗特，」柯提斯先生也壓低聲音。「九點十五分，藏書室見。」

「好。」黛西的母親輕聲回答。然後藏書室的門開了，出來的是艾絲頓老師厚重的棕色鞋子。

「好巧，沒想到會遇到兩位。」她停頓了一下。「我正在找那幾個女孩們，確定她們真的在玩捉迷藏。」

「她們很顯然不在這裡。」伯爵夫人氣惱的說：「說真的，妳就管不住她們嗎？我付錢給妳是做什麼的？」

「您說的沒錯，」艾絲頓老師平靜的說：「我道歉。」不過儘管她嘴巴這麼說，我聽得出來她完全沒有歉意。她大步朝撞球室走去，但同樣的，我感覺她想做的是恰恰相反的事。在一切合宜舉止的背後，艾絲頓老師跟我和黛西一樣，對於伯爵夫人和柯提斯先生怎麼會在一起，感到十分好奇。

但是現在看來，這一幕已經結束了。伯爵夫人蹬著高跟鞋走向客廳，柯提斯先生則自言自語：「來杯威士忌吧！」就快步回到飯廳去了。

我無法忍受再繼續擠在櫥櫃底下了。我踢啊踢的，奮力讓身體挪出去，過程中還撞到頭，然後我往前挪動到地毯上，像條魚一樣大口喘氣。我都還來不及眨個眼，黛西就已經在我旁邊了。

「妳聽到了嗎？」她壓低嗓門說。

「我怎麼可能會沒聽到。」我說完，把口中的一坨灰塵吐掉。

「對啊！快點，到藏書室，趁艾絲頓老師還沒回來叫我們上床睡覺之前！我們得準備調查他們的會面。」



我一時沒說話。突然我的胃有點痛了起來。沒錯，我跟黛西聽到的內容都一樣，但我知道我們聽了之後的想法是不是一樣。柯提斯先生打算幹某種壞勾當……但我也知道有時候大人一起進去安靜的房間裡，可能是為了其他目的，萬一他們的這次會面就是為了其他目的呢？偵探社應該繼續調查這個謎題嗎？

「黛西……」我說：「妳確定要這麼做嗎？」

「小榛，」黛西厲聲說：「妳要不要當場逮到柯提斯先生幹壞事？」

這點我是毫無反駁餘地的。

※ 10

我們經過大廳，走進藏書室。我打開門，壁爐的火散發著溫暖，好像一陣暖風，迎面向我撲來。藏書室裡空無一人，黛西示意我躲到倚窗座椅前面的那道厚重窗簾後面。我們鑽了進去（又要躲了，好悲慘），黛西把窗簾拉好，然後我們就坐在那裡，感覺到身體前面很暖和但背後非常冷。接著就是等待了，看看接下

來會發生什麼事。黛西把窗簾再稍微拉回一點點，這樣我們才能偷看。她有點興奮的動來動去，而我卻很緊張，忍不住要擔心了起來，要是真像我想的那樣怎麼辦？

我們沒等多久，門就打開了，柯提斯先生走進來。他的神色簡直得意到不行，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起來心情愉快，不過當他後面的門又打開的時候，他還是嚇了一跳。

「看吧？」黛西低聲對我說：「良心不安！」

結果只是黛西的母親。她輕巧的走進藏書室，環抱著身上的毛皮披肩，好像很冷的樣子。

「現在開始提高警覺！」黛西在窗簾後方的一片幽暗中用嘴形對我說。「我們要記住他跟我媽咪說的每一句話，之後才能說給菲里斯舅舅聽。」

不過其實要記住的話並不多。伯爵夫人和柯提斯先生就只是睜著又大又圓的眼睛凝視對方，一句話也沒說。如果柯提斯先生想要騙她把走廊那個明朝花瓶給



他的話，用這種方式似乎很奇怪。

「我的寶貝，」柯提斯先生說：「我的愛……」然後他就抱住伯爵夫人，狂熱的吻她。

我差點笑出來，大人接吻的時候姿勢又怪又醜，而柯提斯先生和黛西的母親都十分陶醉。

然後我轉頭看黛西。

她雙手摀住嘴巴，眼睛也睜得好大，好像極力想睜得更大。她一直一直盯著她母親和柯提斯先生，眼淚慢慢從臉頰流下來，流到她微彎的手指上。

我從沒看黛西哭過，我以為她沒有眼淚，不像普通人一樣會哭。但是一看到她這樣，我立刻明白這件事非常嚴重。那是黛西的母親，而黛西的母親已經嫁給黛西的父親了，她不應該在藏書室裡吻著另一個男人，她根本不應該親吻其他的任何男人。

藏書室的門又「砰」一聲開了，柏迪闖了進來，史帝芬跟在後面，我瞥見他

滿是雀斑的臉充滿驚訝，合不攏的嘴巴幾乎跟黛西的一樣大，緊接著柏迪大吼：

「媽！」伯爵夫人和柯提斯先生立即像觸電一樣彈跳分開。

「柏迪！」伯爵夫人倒抽一口氣。「柯提斯先生只是在……」

門又「砰」一聲打開了，菲里斯舅舅大步走進來。「瑪格麗特，妳在嗎？」

他邊走邊喊著。「我要……這是怎麼回事？」

「我正在跟丹尼斯私下談話，」伯爵夫人說：「柏迪打斷了我們。」

「私下談話，是嗎？」柏迪漲紅著臉。「媽，別鬼扯了，妳已經這樣太多次了，如果我可以做決定的話，我會……算了！史帝芬，走吧，我們不要管這些笨蛋了。」然後他轉身，怒氣沖沖離開藏書室，看起來快要因為憤怒而崩潰。

史帝芬跟在後面，一邊走一邊回頭又看了柯提斯先生一眼。史帝芬真可憐，我心裡想，遇到這場風暴！黛西也很可憐，她現在還在哭。

菲里斯舅舅看看伯爵夫人，再看看柯提斯先生，然後又看著伯爵夫人。我看得出來他已經明白一切。



「所以，瑪格麗特，妳剛剛其實是在做什麼？」他的口氣突然聽起來很有威脅性。

「我不認為這跟你有什麼關係，」柯提斯先生說：「這是個自由的國家。」

「第一，」菲利斯舅舅說：「我偏偏是瑪格麗特的哥哥。第二，我想要了解更多你的資訊。丹尼斯·柯提斯先生，請問一下，你是替哪一家古董公司工作？請再說一次，是佳士得嗎？」

柯提斯先生僵住了。「不關你的事。」他咆哮著，口吻完全失去了禮貌與客氣。「我之前沒說過。不過現在我想請你讓開，別擋我的路！」

他快步衝出去，真是太不禮貌了，我比以前更討厭他。現在只剩下伯爵夫人獨自站在沙發旁，雙手再次環抱胸前，看起來很孤單。

「有時候你真讓人討厭，」她對菲利斯舅舅說：「為什麼你老是要插手管別人的事？」

「瑪格麗特，仔細聽我說，那個男的，他不是妳應該來往的那種人，我強烈

建議妳重新考慮該不該讓他留下。」

「喔，不要這麼煩人好不好，」伯爵夫人斷然回嘴：「就只因為他是我朋友！這裡是我家，輪不到你來教我該怎麼做。」

「瑪格麗特，他應該離開！」菲利斯舅舅說。然而伯爵夫人已經衝出去了。他哀嘆一聲，手指梳過髮間，然後也隨即大步離開。現在只剩我們兩個。

黛西依然蹲坐在窗簾後面哽咽著，她的臉滿是淚痕，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她太驚嚇了，我隱約記得如果有人受到驚嚇，應該用冷水把他澆醒，可是我手邊沒有冷水。

「黛西，」我嘗試說些鼓舞的話，我知道現在不該提起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妳聽到了嗎？聽起來菲利斯舅舅好像也覺得柯提斯先生很可疑了！我們可能真的會有重要的發現！」

黛西擤了擤鼻子，沉默了一會兒，她輕輕開口說：「小榛，」然後她從窗簾後面爬出來。「我想妳說的對。」



藏書室的門又嘎吱一聲打開了。

「原來妳們在這裡！」凱蒂生氣的說：「比妮，看吧？我就說她們躲到樓下這裡！妳們好狡猾！走吧，艾絲頓老師說我們該上床睡覺了。」

※ 11

黛西爬上通往育兒室的樓梯，但她抿著嘴，握緊拳頭，我看得出來她還在一次又一次回想我們在藏書室看到的景象。

「黛西，妳還好嗎？」比妮注視著她說：「妳的臉好紅。」

「我很好，」黛西一口否認，不想被注意到。「藏書室很熱，就是這樣。」

「我們剛剛看到柯提斯先生，」凱蒂說：「他看起來不知道在生什麼氣。他沒事吧？」

「哼！」黛西忍不下那口氣，但隨即改口：「我的意思是，我確定他沒事。」

「他又把那個閃亮亮的個懷錶拿出來，」凱蒂繼續說：「妳的莎斯奇雅姑媽

也在那裡，她直盯著那懷錶，那副樣子讓人看了就想笑，簡直像貓咪盯著小鳥一樣！」

「可是那個錶是柯提斯先生的耶！」比妮驚訝的說。

凱蒂嘆了口氣，連黛西也微笑了一下。比妮實在太純潔了，以為這個世界也跟她一樣純潔。

「很期待明天的生日派對吧？」凱蒂問。「我最愛過生日了，有好多禮物！」

「算是吧，」黛西含糊的說：「不過，唉！不知是生日派對還是兒童茶會！真不知道媽咪以為我幾歲了。」

當然，她不是真的因為生日茶會的事在氣她媽媽，我知道是藏書室那件事。我替她感到難過，她甚至連一個字都不能跟別人透露，如果凱蒂知道了，整個週末我們都會聽到她講個不停，而且等學校一開學，全校馬上都會知道這件事。

所以，黛西讓凱蒂和比妮在育兒室換睡衣，而我們兩個去樓上的浴室刷牙。她會這麼做，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訝。



樓上浴室就跟屋子裡其他房間一樣年久失修，白色磁磚都龜裂了，古典浴缸的邊緣繞著一圈鏽斑，水龍頭滴滴答答漏水，一條綠色的汗痕從鍊條最上端延伸到排水孔，像一條蟲子的鬼魂。

「妳沒事吧？」門拴上，水龍頭打開，我立刻問她。水龍頭先發出哽塞聲，然後水就流出來，嘶嘶作響，那聲音足以掩蓋我們的談話聲，別人想偷聽是聽不到的。

黛西揮揮手，然後坐在浴缸邊緣。「我當然沒事，妳不要擔心那個，我只是在思考我們目前的發現，我覺得既然柯提斯先生來我家是別有目的，那麼我們今天在藏書室看到的更證明了他心懷不軌，他顯然決定要誘騙我媽愛上他，這樣她就會相信我們家所有的好東西都不值錢。而且，就像我之前說的，我媽咪對於好人壞人往往毫無分辨能力，我們必須把她視為受害者，而柯提斯先生是非常狡猾的加害者。」

「可是，黛西，」我說：「事實終究已經發生了。」

「嗯，沒錯，的確發生了，但是小榛，那並不代表什麼。只要我們揭穿柯提斯這個壞蛋的真面目，媽咪就會恢復理智，回復知覺，然後回到爸比的身邊。所以，妳知道，現在我們更得找到足夠的證據給菲里斯舅舅看，而且愈快愈好。」

我看著黛西，她眼睛閃爍光輝，臉頰粉嫩緋紅，這是她想好計畫的模樣。然而，儘管我同意她對柯提斯先生的看法，我還是擔心得要命，我看得出來她又故技重施，想讓證據符合她希望發生的結果。不管柯提斯先生親吻黛西母親的原因是什麼，他親了就是親了，而且黛西的母親也親了回去。我想起整個禮拜伯爵和伯爵夫人之間的所有爭執，我知道不管黛西怎麼說，她爸媽之間的問題真的很嚴重。萬一伯爵夫人想跟柯提斯先生私奔呢？那黛西該怎麼辦？

「所以華生，」黛西說：「我們明天務必像老鷹一樣盯緊柯提斯先生，不能讓他離開我們的視線範圍！」

「可是，明天是妳生日耶！」我說。

「別管我的生日了！有些事情比生日更重要。更何況，我已經過了很多次生



日了。」

突然傳來一陣敲門聲。

「讓我們進去，肥豬，討厭鬼！」柏迪大叫：「別搗蛋了，出來！妳在裡面幹麼？」

「當然是刷牙啊！」黛西喊著：「好啦，我們要出來了。」

她把門鎖打開，我們走到外面走廊上，柏迪站在那裡，雙臂交叉胸前，旁邊站著史帝芬。被兩個男生看到從浴室出來，我不禁臉紅，黛西卻只是冷淡以對，看起來毫不在乎，好像她只是剛離開舞會大廳而已。

「肥豬，妳很奇怪喔。」柏迪看到我們走出來就說：「我聽到妳們兩個在講話，講什麼？」

「你，你才是壞透了，」黛西毫不留情面的說：「可憐的史帝芬，被迫跟你共處，忍受你討厭的行為。現在請你滾遠一點，不要插手別人的事。」

柏迪一臉不爽，對黛西怒目相視，不過史帝芬倒是對我微笑。我雖然還是覺

得有點怪，但我也回他一個微笑。

「他為什麼叫妳肥豬？」我們走回育兒室時，我好奇的問黛西。比妮已經上床了，在床上對我們揮揮手。

「根據他的說法，我小時候很胖。」黛西說：「這當然不是真的，我完美得很。總之，他才是有毛病的人，因為斜視所以戴眼罩戴到十歲。他覺得現在叫我……那個稱呼……特別有趣。如果他以後訂婚的話，我就要在他未婚妻面前叫他『斜眼的』，到時候看他未婚妻還會不會嫁給他。」

黛西換上睡衣就上床了，床板發出嘎吱聲。她吹熄床邊桌上的蠟燭。那個桌子很妙，只有三隻桌腳，以前應該本來是綠色的，現在顏色幾乎全掉了。她一個大翻身，鼻子幾乎貼到處處脫落的黃色壁紙（馬戲團的圖案，有大象、獅子，還有馴獸師，繞著圈圈彼此追逐），然後她發出呼吸聲，好像已經睡著。凱蒂鑽到比妮的床上跟她講悄悄話，但我知道黛西其實還非常清醒，我很想跟她說話，可是不確定我該說什麼。

我想到我家的臥房，一切都潔白光滑，頭頂上有風扇順暢的轉呀轉，爸媽品酒會的交談聲與飲酒交杯的清脆聲，從樓梯間傳上來。然而，這裡的毯子讓我全身發癢，我蓋了三條卻還是冷得發抖。育兒室的牆全都彎曲變形，整個房子有時發出咯吱聲，有時發出轟隆聲，外面還有尖叫聲。我想起第一次在這裡過夜的時

候，我以為那是嬰兒的哭聲，但黛西說那只是狐狸在叫。我突然好想回家。會有這種感覺很奇怪，因為我應該很開心才對，畢竟現在是放假，而且我又跟黛西在一起。但我卻愈來愈想家，突然間好希望黛西的生日派對趕快結束。

第 2 章 案件調查與生日茶會

※ 1

隔天早上，我被某個重重壓在我肚子上的東西弄醒了。

我嚇了一跳，張開眼睛。

「早安，華生。」黛西靠了過來，頭髮弄得我的臉好癢。「今天是我生日，起來吧，我們得去揭穿壞蛋的真面目。妳看，我帶糧食來了。」

她把一顆蘋果和一個溢出奶油和蜂蜜的英式鬆餅丟到我前面，我都還來不及拿起來，一片閃亮的油漬立刻在我的睡衣上面蔓延開來。